



仙草冰的迷思

青光

有一則小故事，請聽我娓娓道來。我出生在日本帝國統治下的臺灣中部都市，當時正值日本軍隊在中國土地上發動戰爭，意圖佔領土地資源擴張勢力。後來又發起大東亞戰爭，爆發二次世界大戰，與美國等同盟國為敵。終究螳臂擋車自不量力，戰事節節敗退，已至強弩之末，臺灣承受了莫大的威脅，百姓每日為躲避盟軍飛機空襲進出防空洞，在物資極端缺乏、生活窮困中求生存。這段期間日本政府仍繼續強勢執行皇民化嚴厲禁止說台語，尤其在各級學校為甚。我的父親由於工作染上難纏的病症，為了養病全家搬到比較鄉下的城鎮。等到我學齡時上小學就讀，也跟一般同學一樣，遵守校規聽從老師的話，開口只講日語，雖說識字不多。

就在二年級上期時候，有一次假日在家，聽到病榻上父親喊叫聲，沒看到其他人，趕緊進房，只聽見帳裡丟出個銅板和微弱的台語聲：「是阿光哦！去買一碗仙草冰給我…」，我拿了小錢，以為這回可替家人做點事，就興高采烈地跑出門。走在路上忽然心頭一愣，聽過台語「仙草冰」或「鮮草冰」卻想不出日語怎麼說？踽踽前行、猶豫再猶豫，硬著頭皮進入賣冰小店，可能時間不對，店裡沒人又暗暗的，於是草率瀏覽一下，回到家還錢，謊稱『沒有賣』就做賊心虛似地溜走了。晚飯時母親說：「你爸抱怨想吃個鮮草冰都不買給他…」輕輕帶過。一時間，我的心情沉重下來，懊悔沒有做好事情，深深感到身為人子的愧疚！

半年後，臥床多年的父親還是敵不過病魔，醫治無效，壯年扼腕離開人世，而我年少不事，且從小被家人再三叮嚀不要靠近病房以免受到感染，所以始終保持一段距離，對父親的形影其實相當模糊，也沒有感受到親人遠離那種刻骨的哀慟。唯有「仙草冰」這件事，像一道利劍橫豎在心底深處，形成無可磨滅的陰霾，從此若隱若現陪伴著我成長。長大慢慢懂事，繼學畢就職，接著成家立業，養兒育女，蠅營謀生，逐步體念到親情之可貴，亦以幼年無緣沾沐父恩為憾。無形中那段陰影也時時浮現出來，不禁反躬自問：「能不能藉辭自圓其說，企圖挽救或求贖釋放？」。曾經進修日文，才知道在日本並無所謂「仙草冰」。「仙草冰」之類食物，日系字典裡也找不到，它應屬台灣特有的產物吧！姑且用外來語稱呼："フェアリグラスアイス - Fairy grass Ice" 或 "フレッシュグラスアイス Fresh grass Ice"，難怪小小學童無能傳述。

凡人都有七情六慾，無論「七情」是『喜、怒、哀、懼、愛、惡、欲』或『喜、怒、憂、懼、愛、憎、欲』或『喜、怒、哀、樂、憂、煩、愁』；六慾是『生、死、耳、目、口、鼻』或『眼、耳、鼻、舌、身、意』，總稱就是人的情感和欲望。」其中又以填飽肚子為人的最基本要件，民以食為天，不分男女老幼、貧富貴賤，都需要果腹，有人逞口腹之慾，有人為三餐奔波，通常不忘對食物的情欲。一般人需要吸取食物

的養分來維持健康，擁有健康的身體方能擴及諸多情慾。

許多人受到病菌感染發病，而更多人因飲食引起，一旦罹病普遍會食慾不振，食無味而營養缺，則不容易痊癒恢復健康。反過來說，因為營養不良抵抗力不足，自然就容易遭致疾病。病人需要補充營養，但並非來者不拒，入口食物不對適得其反，使病情加劇。如果是虛寒體質的，最好不要吃冰類、瓜果類，而燥熱體質的就不要吃辣、油炸的食物，所謂進補也不一定適合每種體質的病人。

當年幼稚並不知道「仙草冰」對父親的身體是好是壞，只因講不出日語，違逆父意沒買，雖說這並不是什麼大事，也經過了一甲子以上的歲月，卻仍然感到心寒，懊惱自己的無知無能，竟沒能完成可能是（果然也是）父親最後的小小心願。

如今我常思考，病人有時候難得有胃口了，想吃某種食物，親人或友人必定樂意給他吃，讓他高興吧！假如明知那東西吃了有害病情，那麼將如何取捨？尤其當病人是尊親時，兒孫輩要重「孝」道順其意，或是不盲從拒絕呢？大概會陷入兩難的困擾啊！

人生原本就是一連串的選擇題，但若有關生老病死的事情，往往非你我所能左右。要出生帝王家、富豪家或尋常百姓家，誰來決定？看著歲月逐漸老去，又不能使時間暫停；有些時候病來

得莫名奇妙，應該不是自己選擇故意去招惹的吧！至於死就更玄了，凡人終極惟死，除非自戕、安樂死還可以私自行為，其他就連橫生意外都無法掌控，因而有“生死由命”之說。除了人的生老病死無可選擇外，舉凡生活的「食、衣、住、行、育、樂」，以及出門七件事的「油、鹽、柴、米、醬、醋、茶（含咖啡）」，樣樣都是選擇的主題。

縱然受制於現實環境不容有異，僅能莫可奈何地牽就之，惟從中尚有可為處。譬如：日治時候的小學校，只收日本人和富貴台人的小孩，庶民家孩子但許在公學校就讀，然而那裡也有求得知識並交到好同伴的機會。在匆匆的人生行旅中，無可避免必須面對種種千頭萬緒又繁雜瑣碎的選擇，持續不斷地、不能停止選擇，無論選好選壞選對選錯，儘管十之八九常不如意，其得失結果最後只有自我去承擔義務和責任了。

時光倒轉回想孩童當年，假設我稍稍聰敏懂事，首先無妨說說母語，再來思考該不該買「仙草冰」；二選一，還是會選“不買”，因為認知上冰冷的東西對於病人有害是明確的，總不能為

了聽話而加深父親的病情吧！即使那是父親在世最後一次一時難得有胃口的口慾，誰知道呢？為人子女是多麼盼望他身體趕快好起來，更期待著有奇蹟出現啊！夠靈敏的話，當時我應該好言相勸，表示多一點關心，讓父親稍可感受些許溫馨，而我卻沒用心去做，因而留下永遠的遺憾。這樣說，好像可以替小小的我稍微緩頰一下，當年只因無知並無意犯錯，結果也做到正確的選擇，已經該釋懷把耿於心底的桎梏夢魘解脫出來，從此心安理得愉快地生活了。時至今日，物換星移，假若從新來過，不像古早人一板三眼，當會選用時尚創意的「燒仙草」，就是熱的「仙草冰」啦；就這樣求得兩全其美，既能略盡孝行又兼顧其身體，不是很好嗎？啊！所謂人生……。

附註：筆者少年失怙，對父親影像模糊，回憶中只剩「仙草冰」這件事維繫著血脈親情，特予記下以表達懺悔及對父親的思念。





人間晚晴一上

西子

工作在這棟大樓，隔條街就是整排吃喝的高級料理店，每家他應該都很熟悉的，但不是這樣，來這裡幾年了，只有一次一場小應酬，和主人三個人走進一家和式料理店，吃了一頓不知花了多少鈔票的生鮮美食，就不曾再光顧了。也許下午時光的腦袋較遲鈍，面對接不完的電話，難免無法詳細思考。突然接到秋水的電話，她說可以一塊兒吃飯，不經思索，一下子就答應她：「好啊，就這麼決定了。那就妳過來好嗎？我對面有一家青柳鐵板燒，六點為準，先來就稍等，我希望走得開。」鏡清放下話筒有一小小的困惑，秋水為什麼會突然主動邀約，一塊兒吃飯也不知多少次了，前次是半個月前的事，那條筋動

了念頭。以前吃過飯分開時總說再找時間聚一聚，誰約誰就隨興了。

鏡清面前還有卷宗，一卷一個案子都是傷過他腦筋留下來要再斟酌的。他又翻開一卷，青柳的霓虹燦爛如火亮起了，今夜的生意開始了。這如火的光芒，透過他的落地窗照到身上，雖是不擾人的冷光，卻擾亂他情緒，無法集中精神看問題，忽然有一份氣，真是欺人太甚，只不過是一家小餐館嘛，卻影響到這家銀行來。已過了五點下班時間，他還是連續看了幾個問題，神清氣足了，給各案作了批示。解決了難題總有一樁快意，舒口氣，收拾好桌面，也想起該到青柳了。

秋水是皇天食品公司的總經理，規模大，地點在淡水河邊的郊外，從工廠到這裡，在這下班交通顛峰時刻也得跑半個鐘頭，約她六點是為難她，他鏡清三分鐘就可到青柳啊。

之前，鏡清稱呼秋水總是沈總沈總的。鏡清是為了皇天要增貸一筆一億的資金才首次去拜訪這家老客戶，沈總等在公司大門口迎接鏡清。沈秋水給鏡清的初次印象，原來就是這麼一位強悍裡帶柔的女人。和鏡清一塊去的副理告訴他，這女事業家有一手，不是泛泛之輩，當然那也只是她給跟她接觸過的人表面的印象，工作面的，不是生活面的。客套話後，鏡清在進總經理會客室前，秋水建議他繞工廠一遭，了解內部作業情形，看看那些活力十足的作業員工作情形。秋水談吐如流，對每一流程詳盡說明，對現代化的機械操作更說得如她自己操作其間。秋水的一句玩笑話引得鏡清留下腳步，近身面對面看著秋水，清楚看到秋水美好的面孔。秋水說她是開美容院的老闆，她不只是當老闆，而是能親自為客人服務。在會客室中，秋水除了公司業務，話題所及海闊天空，見識豐富，言詞溫婉中帶著犀利。戴金框眼鏡的她，說話中偶而把眼鏡拿在手裡，讓鏡清看到那根筆直豐盈的鼻樑，也看到如葱白修長的手指，一只簡單金色戒指戴在手指上，這隻手指和她吸引人的外貌不相稱，如果她戴的是幾克拉的鑽石戒指，不是更相得益彰。

「今天能跟沈總相見相識是我的榮幸。」鏡清離開皇天時恭敬地對秋水說。

「謝謝，今天是我失禮了，應該我先過去拜訪部長才對。因為稍晚有約走不開，改天再去拜訪您。」這是鏡清要來皇天之前下面的人就向他報告的，只因這筆增貸，箭在弦上，鏡清不放棄對方一兩個鐘頭空白的時間。

回公司的路上，鏡清閉上眼似在休息，腦子裡卻浮現秋水的一言一語，一顰一笑，最讓他無法忘懷的是，這一生到現在看過數不清的女人了，現在卻出現一位像磁鐵般吸引住他的女人。女人的魅力在哪裡，因人而異，像看過世界多少美麗的湖光山色，卻只有中國的西子湖扣住他的心弦，不管清醒或夢中，他都會看到輕盈的柳風吹過水面，泛起層次分明的動人漣漪，恬靜中的柔美，才是扣人心弦的大自然之美。

過了幾天，秋水如約來到鏡清的辦公室拜訪，有個隨員跟她來。顯然秋水刻意妝扮，身上銀白色的旗袍，貼身顯出豐腴，捲圓的髮髻，比初見那天稍濃的雲彩，把脖子以上的五官明顯襯托出年輕時代的模樣。從徵信資料中，鏡清知道秋水 46 歲了，但今天她少了至少有十個歲數。因而，門口諮詢服務人員引她走進主管辦公室時，幾乎吸引住所有職員的眼光，照說她已人老珠黃，只是風韻猶存啊。眼前這麼想像，極不恰當。

這天鏡清答應秋水的邀約一塊兒吃飯，秋水叫來她的助理兩人，鏡清也叫了經管皇天公司的負責人員，一桌共六個人，好的料理、美酒，吃得賓主盡興。

以後，是一個月以後的事了，鏡清邀秋水吃飯，秋水沒拒絕，這一次她的助理隨她來，吃的是佳餚，談的是稀鬆平常之事，一餐飯中都感覺到一塊兒吃飯的溫馨。表面上是家常便飯的氣氛，私下偶而眼神的碰觸，如果是觀察入微，那是含帶兩性感情的滋長。但隨著時間過去，日子過去，什麼也沒發生。直到將近一個月後的今天，秋水突然一通電話邀約，鏡清沒有驚訝沒有思考，就這麼一口答應。

天空毛毛細雨飄下來，雨紗被虹光浸透，倒有一幅美麗的景緻。細雨黃昏，有情人相約吃飯，是多麼浪漫的情調。

鏡清面對綠燈下的車隊等了好幾十秒，下班時間，等一個紅燈總得有幾份耐性。人群急速移動腳步了，鏡清才突然想起也該橫越過馬路。剛剛審閱案件的情緒早忘了，這幾步換出鏡清的笑容。進入紅紅兩個美術字雕繞的拱門，店在地下一樓，走下幾個階梯，就聽到歡迎光臨的聲音從下面灌上來。到梯口，招呼的小姐深深向鏡清鞠躬：「歡迎光臨，請問幾位？」

顯然秋水還沒到，鏡清說：「兩位。」

「請隨我來。」小姐走在前面。空間頗為寬敞，綠樹盆花點綴之中，一間一間不大房間曲意安排，每間一座鐵板燒銀光燦爛的作業檯和客人的坐位，鏡清對這地方記憶猶深。

鏡清才在旁邊的椅子坐下，就聽到招呼人員帶客人進來了。想必是秋水，果然是秋水。

像一朵美麗的花被拱托進來，秋水笑容盈盈說：「被你先到了，我比平常早出門，還是被車流耽誤了。」

「我也剛到。」鏡清帶著歉意的口吻：「對不起，我任性，邀妳跑這麼遠。」

「不就是在這大城裡嗎？上座吧，肚子該餓了。」

他們一前一後坐進作業檯的高背椅子，一身白色光鮮的年輕師傅隨即現身，一副老練的待客笑容給了客人：「很高興為貴客服務，請多多指教。要先看看菜單嗎？」

秋水即口回答：「不用啦，有新鮮的龍蝦嗎？」

「有，有。」師傅輕快愉悅地語氣看著眼前穿衣高雅的客人。

「那就弄隻龍蝦，有三四道吃法吧？」秋水一如熟練廚娘的口氣，卻是明知故問。不就是生片、炒、燒烤、濃湯嗎？她又交代：「吃到龍蝦要些時間，就先來一份貝或海膽填肚子。」

「是，是。」師傅的笑容更深了，加著解釋：「老闆、老板娘，你們的運氣真好，貝和海膽都是今天早上從北海道空運到的，是江差的貝柱，碩大又堅實，我們用的都是那邊的上貨。」

師傅邊說，也真是俐落到家，轉眼間已把一份兩粒顏色白黃相間的巨貝放到他們面前，跟著是各一碟如傘的海膽放下來。燈光下，仍然如生的這兩小品教秋水和鏡清在下箸前先欣賞一番，直到招呼小姐問說：「先生小姐要些什麼酒嗎？」

秋水這才驚訝自己少要了什麼，順口說：「要要，來瓶香檳。」跟著對鏡清說：「幾乎都是燒烤的，叫香檳沒錯吧？」跟著又對鏡清說：「對不起，全我拿主意，沒有問你一句。」

「妳要的，也正好都是我要的，反而我該謝謝妳。」

秋水停下幾秒沒開口，當冰車推來，開了瓶蓋，給客人倒了酒，秋水舉

起杯子說：「乾杯了，謝謝，今晚是我邀你來的。」

「感激不盡哪，我也正有這念頭，只因這陣子案子多，整體經濟不好，處處我得如履薄冰，幾乎累翻了。」

「我可以理解。」秋水說：「近一兩個月來我也有些壓力，銷售量減少了，資金流動遲滯。」

說來，師傅的動作夠迅速，他離開工作檯，轉入後面隔間沒幾分鐘，他兩手端三碗龍蝦分解後材料出現，一道是亮光栩栩如生的生片、一道是一碗劈開兩半的蝦頭，一邊各一根長鬚似還動著、另一道則是滿滿一碗切塊的蝦殼帶肉，蝦頭隨即放入身後的湯鍋。一隻幾分鐘前仍活生生的龍蝦不見生命，漂亮靈活的胴體在刀砧上各就其位，牠生出來就是要供人類吃的吧？然而初次見此過程的鏡清，雖經數不完的人生歷練，見此一景也不免心靈一陣顫動，而身邊的秋水可無動於心似的，不曉得她為什麼好此一物，是為了請他吃這一餐嗎？但鏡清不動聲色，也不在這隻龍蝦上找話題，只迎著秋水對生片的感覺說：「哦，真好！脆、甜、沒有絲毫腥味，我多吃你兩口了，你不喜歡嗎？」

「不，很好，我正在看師傅的炒工，妳看他雙手併用的動作，從左到右翻起那麼多的肉塊，加佐料，撒油醋，真是厲害呀！」

「我們可以大快朵頤了。」秋水興趣昂然。瞬間由生而熟的龍蝦，顏色逐漸變紅，層次分明，香辣的味道，儘管蓋著鍋蓋還是從蒸氣冒出，光這些香氣，就能誘起客人的食慾。

師傅移開不輕的蓋子，雙手上的鐵匙齊翻，像桌上拿柑，分配到客人面前的鐵板上，像放在沒有熱度的銀盤裡，不是沒有熱度，只是換了地方，幾秒鐘後，這些秀色可餐的蝦塊，一樣冒出熱度，原來師傅前面的工作檯整塊暗藏高騰的熱度，這就是為什麼叫鐵板燒，只要在板上，煎煮炒隨心所欲。

秋水動筷夾幾塊放在鏡清的盤子，鏡清回敬，這小小慫動的動作，給對方嫣然一笑，那是感謝，也是心靈的互動。

「怎樣？」秋水看鏡清熟練地撒下蝦殼，吃蝦肉，她自己也一樣動作，嚼著，欣賞著，從齒縫間輕輕發出這兩個字。

「太美味了。」鏡清說。

「我每次去日本，只要在臨海城市的高檔料理店就喜歡這一道。是有些奢侈，卻是難得一遇，我研究美食，當然喜歡美食。你平常有人替你張羅嗎？」

鏡清的口氣稍為嚴肅：「我平淡而食，不刻意講究，隨時都吃的很豐富了，不再講究。」

「我瞭解你這麼少。」

「我們接觸不多，吃過幾次飯，太忙了吧。」

「我可以多瞭解你嗎？」這句話秋水是認真說的。

「那是我的幸運，也求之不得。」酒意讓鏡清的臉色紅潤起來，秋水的問題正中鏡清下懷：「我一樣希望多瞭解妳。」

香檳配清甜的美味就無法刻制自己，在一旁持酒瓶的服務小姐就忙個不停。

「我的肚子要吶喊了。」秋水說：「你呢？努力加油，不然得打包回家了。」

回家，使鏡清想起曾在腦海裡不知想問的話題：「妳家裡還有些什麼人？」

「你呢？」秋水竟也同樣回問。



從秋水的微信資料，鏡清知道一點秋水的情況，但那遠離真實，果然鏡清聽秋水說：「我一個人，再就是一位協助我生活的人。」

炒燒的切塊龍蝦，各自剩下空殼在盤裡，把肚子都塞滿了。

客人用完正餐，旁邊有間咖啡間，嚐水果喝咖啡在這裡，也是閒談醒酒的地方。兩人都有些昏頭昏惱了。除了咖啡，都要了杯冰涼的水，熱烤畢竟讓肚子都燒了起來。

「妳常這樣吃嗎？」鏡清問秋水說。

「除了在日本吧，那邊有這裡吃不到的魚鮮。」

「這個年紀漸漸應該遠離這些高營養的東西了。」

秋水笑起來：「我還年輕啊。」

「我知道，但也不是了。」

「你知道我多少呢？」

鏡清老實地說：「沒有。」

「一個孩子在美國讀書，這裡只有一個人。」

「先生呢？」

「孩子五歲的時候分居分手，兩年後生病離去，是個不幸福的男人。你呢？」

「從人事資料我知道妳的歲數，我不說不會知道我 58 歲了。」

「看不出來，我以為最多五十歲，外表是一回事，你的職位沒有這麼年輕得到。」

夜涼，漫步雨滴偶爾掉落在沒有屋簷的街廊上，舒服，幫著散去因酒還留著的熱氣。「我們是華僑，我來這裡出生，直到七歲才全家又搬回馬來西亞。當年的新加坡還在建國後全力開發階段，我讀那裡的高中，畢業後隻身又飛回台北上大學。大學畢業後再到英國倫敦讀碩士進了當地銀行，我沒有背景，只能一步一腳印，努力工作，爬上管理職位。我內外條件比別人好，所以被邀聘回台灣任這個工作。鏡清今晚說最多話，一下子俏皮年輕了。他站住腳問秋水：「妳看我有英俊男人足夠的條件嗎？」還看著秋水吸引人的面孔。

這一凝視，激發秋水的激情，一步靠近鏡清擁抱地說：「我就是這樣被你吸住了，不怕你笑，工作空檔，腦海就是你的影子，我想黃昏之戀的浪漫，但你還沒說你生活的情況，家呢？」

「我有過婚姻生活，是父母找的馬來西亞人，很稱道的女人，大我幾歲，但她不適應這種生活。婚姻一旦裂痕，就沒真美好的家庭生活了，我一個人生活也自由清淨。」

聽著，秋水熱烈地吻了鏡清，好像忘了天地。成熟女人的激情如火山爆發，長久一陣子嚴肅規律生活著的男人被喚醒了。「妳車子在哪裡呢？」

「就在前面不遠的停車場。」

「妳能開車子嗎？現在查得很嚴
喇，喝酒開車罪加一等。」

秋水大聲笑著：「那幾杯香檳酒
嗎？好年多前和日本的顧客喝了四罐
清酒，我仍舊從淺草的酒吧開過隅田
川，那幾個客人嚇得直呼：危險！開
慢一點！喝醉了，開車真的會忘了速
度。」

「真是女強人呀！」

「你住那裡呢？」秋水的車子開
上街了，才想起問鏡清。

「木柵。」

「那就一東一西了。」一陣混亂
的思考浮上秋水腦袋，一陣子來對鏡
清的好感，沒開口，就直開淡水方向。
到郊外了，街燈暗了下來，很快過了關
渡，秋水說：「今夜不要回去，到我那
裡看看，淡水河的夜色流水別有一番情
調。」

從認識秋水，到今晚吃飯開始，
鏡清話少，多默默地欣賞誘人的一顰一
笑。徐娘半老，妝扮遮去了歲月留在她
身上的痕跡，鏡清回到年輕的激情：摘
一朵花如今會是什麼滋味。他說：「方
便嗎？」

「自由自在，反而是我怕委曲了
你。」

車子進入上山的小路，高高明
亮的燈光有意地把路照得更明亮。路

彎，秋水注意到速度放慢下來。「就到
了。」秋水按了自動鎖，大門緩緩地打
開來。車一停，下車一看，鏡清驚訝
了，這麼漂亮的房子，造形顏色被綠樹
襯托，像座堅固堡壘，設計是建築師的
傑作，秋水說：「是我父親說皇天的產
業留給我，這房子像皇天的歷史有些久
了，可是久而彌新，進去吧。裡邊的陳
設我忙沒有增添，晚了，明天再看。」

「妳一個人住？」

「後面一棟小屋住一對夫妻，幫
我看管，生活在這裡，值得我信賴。
此刻，他們知道我回來了，除非我找他
們，他們不會過來。」

「妳的生活他們沒有興趣嗎？」

「是知情達理的夫妻，比我小半
輪，他們明白我的情況，我一個人，
他們也不是嫩雞了，我有私情，他們明
白，只會保護我。鏡清，就像在你自己
的家。大浴池是在浴室後面，你是不是
先去泡一陣，放鬆一下，是十足的硫磺
水哦。」

鏡清的腦袋全醒了，從進了臥房，
流覽四週，鏡清如夢似幻，他也是成功
的人，卻遠遠不及秋水眼前的一切。他
能自傲的只是一個健康英俊的男人，那
種女人一見會墮入情網的人。片刻後，
鏡清泡入浴池，純淨的泉水讓他舒坦地
輕輕閉起眼睛，讓腦袋休息，忘掉生命
的塵埃竟是如此輕鬆。多久沒有這樣
的心情，他想不起來了，大概是割捨南方

的家開始吧？放鬆、放棄，忘記從前，全心投入這難以挑起的責任開始，他變了一個人。直到認識秋水，生命的嫩芽才又從混沌中復甦。以他的年紀不可能有這樣的生命力和慾望，奇妙地，它來了，要他開始過另一個人生。一如今夜如夢似幻，一如青春年華的時候問自己，這是真的嗎？

是睡著了嗎？在這四十度的溫水裡應該不會這麼睡著的，但秋水下水沒有驚動他，悄悄地移動到他身邊仍沒有驚動他，直到秋水說：「睡著了嗎？」向他身上潑了一把水，他才睜開眼，他說：「我顯然睡著了。」

「在水裡入睡怎麼可以，危險哦。」

他對著滿臉笑意的秋水，只一條大浴巾裹著沒有寸物在身的胴體，紅潤的肌膚似久泡過，但她剛剛下水：「我在上面看了你足是有三秒鐘，你都不知了。」

「失禮了。」他說，眼睛一直沒有離開秋水。

「還會害羞嗎？」

「怎麼會，」他說：「我是在欣賞天造地設的一尊美麗雕刻。」

秋水揶揄著說：「你這樣讚美過多少女人了？」

「第一次。」他說的是實話。

「男人的嘴巴最厲害的就是說動聽的話騙女人。」秋水白了他一眼，一不作二不休拉掉她身上的衣巾拋到池旁的椅上。

這一瞬間讓鏡清尷尬，女人的身體他不陌生，只因秋水和她認識的時間這麼短，感情的昇華再快也沒有快到這個程度，好在尷尬也是瞬間的事，鏡清的全部精神集中在半身沒有在水裡的部份，他的腦海裡浮現阿尼奧洛·布龍齊諾「愛的寓意」裡維納斯的上半身，膚色白滑如羊脂，豐腴如雙十年華的少女，而秋水已是日暮的徐娘了啊。（註：阿尼奧洛是十六世紀畫家。「愛的寓意」留存在倫敦國家美術館。如有機會去倫敦不要錯過去參觀這幅色彩鮮艷，層次分明，肌膚亮澤的作品。）

「你把我看羞起來了。」秋水固然歷盡滄桑，仍本能地泛起女性的特質，和吸引異性的魅力。

鏡清說：「絕色，真是絕色呀。」

秋水把池水一撩，水冒起煙霧，水霧矇住彼此的視線：「你喜歡這池子嗎？」



「這還用說嗎？這麼漂亮的房子配這設計一流的浴池，可見用心到家，相得益彰。」

「我父親是懂得享受的人，紡織廠供應軍需用品，讓他賺大錢，他建這棟房子供他喜歡的女人過富裕的生活。」

「那不是妳母親嗎？」

「不是，我母親生下我後三年開始生病，在醫院渡了六年艱苦的日子，直到上了天。說起來，我父親的人生是悲慘的，但他是我敬重的一個好人。」

「只有妳一個孩子。」

「所以我孤獨寂寞，也養成獨立的個性，奮鬥的意志，所以他放心地交下皇天的擔子。」

「難得呀！」

「該起來了吧，汗水淋漓了。」

這是風光漪妮的浪漫時光，兩個已不是青春的胴體回到青春的時光。

窗外的雨聲大些了，雨落在樹葉上，再落到地上。雨聲外，沒有其他的聲音騷擾他們，他們就讓靈魂向無垠的屋外飛去，飛向天空。

～待續～



湯系列之三～

斷腸的蓮子湯一下

葉子魅

十二、酒樓驚魂

我的四個貼身婢女中，每次看到麗心我都有不舒服的感覺，說不出哪裡怪怪的，我懷疑是這個身體對麗心的記憶，所以我對她保持著戒心。平常輪到她伺候時，我一定要求心思靈敏的蘭心同時在側，我也不讓她服侍我的飲食，大概是喝過斷腸的蓮子湯後，我對別人端來的食物有恐懼的心理障礙。我離開後宮時，茸茸送了我一支鑲紅寶石戒

子，戒座上有一個暗紐，裡面有一根銀針，可以偵測出有毒食物。

「麗心，心中有什麼煩惱嗎？」我看到麗心幫我梳頭的手在顫抖。

麗心嚇了一跳，手中的半月鑲寶象牙梳差點握不住，摔壞了那把梳子，她就要做幾個月的白工了。

「沒有啊，奴婢沒有什麼煩惱。」她強自鎮定地說，和蘭心她們不同，她

總還是自稱奴婢，對我的眼神也不溫暖。

我看著銅鏡裡的麗心，「對於上次落水的經過，我好像有一點記憶了，再過幾天應該就會全部記起來了吧？」

這時的麗心有點精神恍惚，銅鏡中映出她呆滯的眼神。

我繼續火上加油：「雖然小王爺失蹤五、六年了，可是對於失蹤那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最近好像有點模糊的影子了。」

「啪！」象牙梳掉到地上了。

我轉頭看麗心，「妳是怎麼啦？如果身體不舒服，就去休息吧！」

蘭心拿了另外一支梳子走了過來，「麗心，我來為王妃梳頭。」

麗心喃喃道了聲謝就匆匆走了。

我問蘭心：「妳看如何？」

蘭心想了想，「奴婢和蕙心在尚書府就在伺候王妃，本來我們都喊您小姐，與麗心、巧心本來就在王府的奴婢有所區別，可是王爺希望我們改口。」

蘭心幫我的頭髮挽好，「您嫁進王府，王爺就將原來伺候小王爺的麗心和巧心一起派來竹月閣。我們來到王府之後，麗心總是給人難以親近的感覺，倒是活潑可愛的巧心和我們相處融洽。」

蘭心開始幫我穿衣服，「最近麗

心常常發呆，有時候有段時間會找不到人。」

我有點不高興，「妳是一等大丫頭，麗心歸妳管，妳怎麼不看好她？」

「王妃，您別生氣，還沒說完呢。」蘭心拿來我的外出鞋，「奴婢派巧心跟蹤麗心，發現她常去小王爺的柏楊院。」

「啊？她去柏楊院？難道她和小王爺…」我沒繼續說下去，這個劇情有點狗血，問題是她和人約會幹嘛跑到柏楊院？

「還有呢，」蘭心突然放低聲音，「最近這一陣子，她半夜回來，在燭光照耀下，喜孜孜的臉都紅紅的。」

這個問題就大了，難不成她已經爬上誰的床了？

為了多了解麗心，我特地問了大王妃。

大王妃回憶說：「我記得她是六、七歲時買來的，一直在柏楊院當職，每次向雨逃學溜出府，好像都是她在幫忙掩飾。這個女孩眼裡除了向雨沒有別人，雖然對我們也是畢恭畢敬，可是總是有疏離感。」

「向雨失蹤那天她有什麼奇怪舉動嗎？」我問。

大王妃想了想，「這個我倒不記得了；不過，我聽梅枝說，麗心似乎常常去柏楊院，可是那裡不是被王爺封鎖了嗎？」

從我剛清醒時這個身體對麗心的排斥感，以及在王府四個月的生活中，她對我不自然的恭敬態度，是不是她和小王爺的失蹤有關？還有原來的松蘿跌落荷花池到底是意外還是人為？麗心是不是知道什麼隱情？

天朝的民間在農曆二月有一項慶祝活動，那就是二十四節氣裡的「春分」，當天大街上商販雲集，不論男女老少都攜家帶眷逛街走春。那天及隔日是沐休日，王爺不用去皇宮，大王妃想到我清醒後除了皇宮哪兒也沒去過，遂建議王爺帶我到酒樓吃大餐、看街景，王爺欣然答應，我打算當天將四個丫頭都帶上一同前往。

我和王爺就像普通小康人家的夫妻，穿著普通。我穿了件淡黃羅製的上衣，外搭鵝黃色加刺繡的錦襖，二幅共八摺的石榴裙以繡線描繪了數朵牡丹花，腰間圍一幅鵝黃圍腰，頭上插的是一支簡單的玉簪，全身裹在一件白色大麾裡。王爺的服飾較簡單，身穿高級蜀錦淺藍長袍，其間低調繡了暗紋雲雁，搭配同色長褲，腰束深藍玉帶繫上中國結環織墨玉。另外丫頭們雖換上今年新製的衣裳，但也沒怎麼精緻打扮；但是

每人都搭了一件厚披風。

「咦？麗心呢？」我左右張望。

巧心說：「麗心姐姐說她身體不適，想在家裡休息。」

我看了看蘭心，蘭心立刻說：「既然她不舒服，奴婢不去逛了，留下來照顧她好了。」

我知道蘭心一直盼著這一天出府逛街，如果讓她留下來監視麗心，對她有點不公平。

王爺說道：「家裡這麼多人，請管事吩咐個嬖嬖留意麗心，有什麼事等我們回來後再稟報。我們難得出府玩，不要為這件小事多花心思。」

當時只想著趕快去逛街，沒注意到王爺的話，到了街上才想到王爺的安排好似知道我們在監視麗心，難道他也覺得麗心很可疑？

大街上的道路都是石板路，鋪得很平，路上也看不到垃圾。擁擠的人群將我們推著往前走，王爺怕我走丟了，要我像在宮宴那晚一樣，勾著他的膀子。事實上我們很安全，因為王爺從王府帶了四個侍衛散在我們四周，一方面也幫我們擋住推擠的人群。

「小蘿，妳想買什麼、玩什麼都可以，妳的人生空白了好幾年，我希望儘量補償妳。」王爺邊走邊說。

我笑了笑，故意說：「我想要天上的月亮，你也會摘給我嗎？」

王爺瞪著我，「妳很調皮喔！」旁邊幾個丫頭都在哈哈大笑，連靠近一點兒的侍衛也在暗笑。

道路兩旁賣吃的攤販我最有興趣，不管哪一種食物點心，我都要吃吃看，手上也拿了不少手工小玩意兒。住在孤兒院時，有些善心人士會將家裡孩子不再玩的玩具捐給我們，由於都是大家輪著玩，我從不奢望能擁有一個「自己」的玩具。大學打工時，有一次老闆給了我一筆獎金，我喜孜孜地買了夢想已久的新娘芭比娃娃，可是躲在宿舍玩了一陣子後，又氣自己亂花錢，哭了一個晚上。

「小蘿，這是皇都最大也是最好的一家酒樓，幾天前我請府裡的管事訂到了樓上一個臨河的房間，我們進去吧！」王爺當先帶著我走了進去，三個丫頭和二個侍衛也跟著進來了，另外二個侍衛則留在酒樓外戒備。

「點菜吧！」王爺將菜單放在我前面，「除夕的菜就是妳負責的，爹和娘喜歡的很，直誇妳會安排，今天妳就幫大家點吧！」

我笑著說：「我哪會點菜呀？除夕的菜都是五姨娘幫忙才能擺出個花樣來。大哥，我剛才一路行來吃了不少零食，其實也不怎麼餓，你就幫幫忙選幾樣好吃的、有名的菜讓我們嘗嘗就可以了。」

王爺選好菜後交給侍衛之一，請他拿給酒樓的老闆，我想老闆一定知道王爺的身分。果然侍衛還沒出門，就有一個方頭大耳穿著團花棕色長袍的胖子走進來。

那個人還沒說話，王爺突然站起來，並悄悄移動腳步擋到我身前，「張老闆呢？」

那個人滿臉笑意，「張老闆家中有事趕回去了，囑咐小的來伺候王爺。」

王爺突然大喝：「動手！」接著從腰中抽出劍並且推翻圓桌擋在我們和那個人中間，那個人冷笑兩聲，手一招，門口出現幾個蒙面大漢，個個手上都拿著刀劍。

王爺將我往後推往那三個丫頭處，三人將我護在身後，侍衛之一先抽出劍護在胸前，再拿出一個哨子吹出一長兩短的哨音，應該是通知街上那兩個人。這時王爺已經和其中一個蒙面大漢打起來，幸好房門不寬，只進來了三、四個蒙面大漢。接著門外也傳出刀劍聲，應該是街上的侍衛也上樓在房門外和歹人交手了。

「動作快！兩個人纏著刀劍，另一個去帶走那個女人。」那個胖子指揮著，他要帶走誰？

我左右看看，總不會是帶那三個丫頭吧？喔，天哪！他是要帶走我？

刀劍交鋒的聲音此起彼落，但卻沒有人身上掛彩，顯然個個都是高手。我從來沒有打過架，心中雖然著急，但又不知該怎麼辦，突然想起學生時代的軍訓課。那位曾官拜少校的女教官教我們善用任何可製造傷害的武器，包括用腳踩、踢，或用手抓、摳，甚至可用筷子當匕首刺、戳。我靜靜地蹲下，撿起一支剛剛王爺推翻桌子時掉到地上的筷子，右手握緊縮在衣袖裡。

「啪！」突然我左邊隔壁的牆倒了下來，原來那不是磚牆而只是一塊薄木板，隔壁衝進來另一個蒙面人，拿著刀背揮了幾下，就將護我的三個丫頭全打趴在地上。王爺聽到聲響，看到我已經被挾持，略一分神，對方的劍在他的左臂上劃了一刀。

「放下劍！不然你們就準備替王妃收屍吧！」抓住我的人，左手臂圈住我的脖子，右手拿刀在我的臉上比劃著。

「不！」我大喊，「王爺你快走，不要管我。」

王爺看著我，手上的劍也停下來。

那個胖子哈哈大笑，「好一個多情王爺，對不起，王妃我們要帶走了。」

原來的韓松蘿癡呆了好幾年，怎麼會有人要綁架她？難道打算以她要挾什麼人？還是原來的韓松蘿知道了什麼秘密必須殺人滅口？雖然我不知答案，但是我想如果我真的被綁架了，可能會魂歸西天。

想到可能會死，我的勇氣突然倍增，女教官的防身術教導全部湧入腦中。當胖子還在嘲弄王爺，指揮抓住我的蒙面人繞過王爺向門口走去時，我抬起右腳使出全身之力重踏上蒙面人的腳面。

「啊！」蒙面人痛得大喊了一聲，腰略彎了彎，蒙面的布巾也從臉上掉下來，他怒道：「妳找死？」

趁他左手略為離開我的脖子之際，我的身體迅速下沉並向左轉，稍稍脫離了蒙面人的箝制，接著腰身打直右手從袖中疾出，將手中的筷子往他的臉上戳去。我本意只是戳痛他讓他放開我，但他碰巧彎了腰，我的筷子就這樣戳進了他的眼睛。我手足無措地看著他眼睛上的半截筷子，還有隨即流下來的血，瞬間呆住了。

蒙面人大吼了一聲，手鬆開了刀，刀從我的臉頰擦過掉到地上，他用好的那隻眼睛怒瞪我，右掌從我的頭上向下

劈。我從他腋下鑽出，衝到窗前往下一縱，整個人落在河裡了。這只是幾秒鐘的時間，跳下窗前一剎那我看到王爺的劍刺進了他前面那個大漢的胸口。

十三、晴姐病重

我坐在馬車裡，顫抖著脫下濕衣服，換上多帶的一套中衣及外衣，只可惜沒有替換的肚兜。馬車裡放了幾個紅爐小火盆，旺旺的火炭驅走了一些寒意。幸好大王妃想得週到，怕我們遊玩時被人群推拉弄髒衣服，請人替我多帶上一套衣服放在馬車裡以備萬一，沒想到還真用上了。

以前生長在溫暖的寶島，從不曾有河水結冰之事，剛才跳出窗口後一秒鐘內才想起，這是天朝的冬天，下雪結冰是常有的事，只能說我的運氣實在不錯，雖然河水像冰塊一樣冷，可是至少沒像冰塊一樣硬。

「小蘿，穿好了嗎？我可以進來了吧？」王爺在馬車外問。

我拉拉裹著的毛毯，請王爺進馬車，看到我頭髮還是濕的，王爺拿了乾的帕子替我絞乾。

「小蘿，妳真讓我驚奇，下手又狠又準。」王爺是在稱讚我傷了人嗎？「都怪我不好，張老闆沒有在門口迎接我，就是不尋常的跡象，我竟然還是帶著妳往裡走。」

「張老闆被他們殺了？」

王爺點點頭，「去年妳掉到荷花池的事件不單純，我一直在暗中調查，還增派了兩個暗衛去保護妳，就怕那些殺手藏在府裡趁機下手，沒想到他們竟然在府外動手。這次出府而且知道我們在這家酒樓用餐的人不多，回去後我要詳查，務必找出府中是誰想要置妳於死地。」

我聽了全身更冷了，原來要殺我的人一直存在啊！本來經過酒樓刺殺、掉入冰冷河水就已讓我驚嚇得腎上腺素飆高，沒想到可能還有後續不絕的謀殺，到底有多少人想要韓松蘿消失啊？

「不用擔心，這次我一定會保護好妳。」王爺繼續幫我擦乾頭髮，「剛才那批刺客，看到酒樓被官府團團圍住恐怕插翅難飛，除了被妳刺傷眼睛的還活著，其他人都服毒自殺了。那個人也不是怕死，他是傷勢嚴重昏過去了，等他醒來，看看官府是不是能從他口中套出話來。」



王爺摟著仍然發抖的我說：「小蘿，不要怕，我們會找出躲在陰謀後面的指使者。」

我又想起今早出門前王爺說的話，我遲疑地說：「那麗心…」

「沒錯，我懷疑她。」王爺眼中露出精光，「向雨失蹤那晚，我們在柏楊院發現妳時，她就在附近，只是昏倒了，事後問她話，她說被人從後打昏記不清楚了。」

「妳掉到荷花池那晚，妳的其他三個丫頭都急得不得了，救起來後也都圍在妳床旁轉，只有不見她的蹤影。事後晴姐派人找她問話，她回晴姐說她身體不舒適在奴婢房睡覺，沒聽到外面的動靜。那晚應該是她輪值照顧妳，可是對於是誰騙妳到荷花池畔，而且狠心推妳下水，她推說一概不知。雖然晴姐讓管事以怠忽職守杖責了她五下，可是終究沒有找出她和這些事的關聯。」

王爺正要繼續說話時，馬車外傳來一陣馬蹄聲，侍衛說：「王爺，王府派侍衛長來護送王爺回府。」

王爺掀開竹簾下車，和來人說了一會兒話，接著聽到王爺說：「好，本王盡速回去。」

王爺進馬車後陰著一張臉，摸摸我尚未全乾的頭髮，「我遣人先回去燒熱水讓妳泡澡，等妳起來後讓府裡的大夫先看看需不需要熬藥湯給妳喝。雖然河水沒有結冰，那種刺骨的寒冷還是可

能傷了妳的身體。」

「大哥，你的膀子如何？」我想起王爺左臂被劃了一刀。

王爺晃動了一下包紮好的左臂，「不妨事，回去讓府裡的大夫再看看。皇上已經知道酒樓發生的事，剛剛派人到府裡，要我去宮裡向他報告。」

「蘭心她們還好吧？」三個丫頭坐在另外一輛馬車上。

王爺佯做生氣樣，「妳的情形最糟糕，我還擔心會得了風寒，心中著急不已，妳竟然只想著小丫頭們傷勢如何？」

我笑了笑，握著王爺雙手沒再說話，有人關心真好。

回府後，王爺囑咐我小心點就走了。

蘭心她們挨了一擊，只是頭有點痛，並沒有實質傷口。我回府後，她們還是手腳伶俐地服侍我沐浴、穿衣，我最煩惱的頭髮問題，就由蘭心負責。

「咦？麗心呢？回來這麼久怎麼沒看到她？王爺第一時間通知了王府，侍衛長也帶了人馬去接我們，難道她不知道我們出事了嗎？」我閉著眼睛問。

巧心說：「剛剛管事派人來通知，我們出門後他就沒看到麗心，後來發現麗心被人下藥昏睡在奴婢房。管事秉告了大王妃，大王妃請府裡的大夫去看麗心，大夫說只是一般的迷藥。她現在還

在房裡休息，王妃要我喊她過來嗎？」

那麼巧？我睜開眼和蘭心互視，不知蘭心怎麼想，我想的是麗心和刺客有沒有關係。為什麼每次我出意外時，她都正好也出事？

雖然表面上我沒有受傷，可是大夫說寒氣其實已侵入肺部，所以我還是乖乖的喝了藥湯。由於王爺被皇上留下晚膳，所以我就到大王妃的寒梅閣用餐。

晴姐今天的氣色看起來不錯，兩頰粉嫩粉嫩的，好像自我來這裡，第一次看到她的臉色這麼漂亮。突然我心中有不詳的感覺，晴姐她沒事吧？

「小蘿，我聽說妳和王爺被襲，急忙讓侍衛長帶人去接你們回來。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我將經過簡單地說了一遍，也提到我傷人的事。事發當時我是驚嚇住，現在則有點後怕，如果我沒閃躲好並跳入河中，那人直接一掌劈到我頭上，可能我就魂斷天朝了。

我們吃了幾道菜後，晴姐突然面色蒼白，撫著胸口喘氣，梅枝連忙去請府裡的大夫。我服侍好晴姐在臥房躺下沒多久，大夫就進來了，我遂和幾個丫頭退到臥房外面等著。過了半個時辰，大夫才從晴姐臥房走出來。

「大夫，大王妃病況如何？」我著急地問。

大夫搖搖頭，「恐怕就這幾天了。」

我衝進房間，坐在床沿看著晴姐，她拍拍我的手，對我笑了笑。

「小蘿，不要難過，妳看妳，鼻子都紅了。我知道自己的病情，早就準備好了，目前不放心的就是王爺和世子。」

我哽咽地說：「晴姐，妳要有信心，我請王爺去求皇上，讓太醫院的御醫來看看，說不定再吃幾帖藥就好了。」

「傻小蘿，」大王妃讓我把她扶坐起來，「誰來都沒有用，我能撐到妳清醒過來幫我打理這個家，我已經心滿意足了。」

大王妃慈祥地看著我，「也許王爺當初娶妳是因為我的建議，加上他捨不得放妳孤獨待在尚書府，或是嫁給那個不成材的弟弟；但是這半年來，我知道他真的愛上妳了。」

「晴姐，王爺曾說如果向雨回來他就…」

大王妃抓起我的手，「我就說妳是傻孩子吧！妳看他平常對妳的態度，妳還不明白他的心意嗎？其實年前他就問我的意見了。小蘿，王爺相信一生一世一雙人，我走後，他會更加疼愛妳。」

「晴姐。」我眼淚汪汪地看著大王妃。

大王妃摸著我的頭，笑著說：「小蘿，我知道妳還是姑娘，答應我，讓王爺親近妳，幫王爺打理這個王府，讓我的世子長大。」

聽到這裡我早已泣不成聲。

「王爺不敢向妳表白，雖然他嘴裡說要把妳讓給向雨，可是這絕不是他真正的心意。小蘿，告訴王爺，讓王爺知道妳也愛他，願意和他白頭偕老。」

「晴姐，王爺知道您的病情嗎？」

大王妃點點頭，「去年御醫來過好幾個，每個都說活不過除夕，可是妳看，我活到春分，已經多活二個多月了。小蘿，妳只要幫晴姐帶大世子，讓他成家立業，晴姐會永遠感激妳。」

我正要說話時，梅枝來報，說王爺從宮裡回來快到寒梅閣了。大王妃請我扶她起床換衣服，沒想到王爺已經進屋了。

「晴姐，妳不用起來。」王爺說，我趕快站起來讓王爺坐在床沿上，「本想早點回來，可是皇后很擔心，讓我把經過一遍又一遍說給她聽。」

大王妃笑著說：「皇上和皇后很關心小蘿。」

王爺看著我，「小蘿怎麼哭啦？該不是挨晴姐罵了吧？」

我不好意思地搖搖頭，「經過中午那一場驚嚇，我有點後怕。」

王爺突然站起來說：「是不是大夫說妳什麼地方傷到了？還是..」

「大哥，沒事啦！」我止住王爺的亂猜，「我乖乖地喝了藥湯，待會兒睡覺前我再喝一碗，明天就活蹦亂跳的啦！」

王爺笑著說：「活蹦亂跳的小蘿我喜歡。」

晴姐意有所指地說：「王爺，我正勸小蘿…」

「唉呀！我剛好有事，大哥、晴姐，我先告退。」不等他們回應，我匆匆跑掉了。

十四、真相大白

「王妃，藥湯煎好了，趁熱喝了吧？」巧心端來一碗黑黑的藥湯。

在前世我很少生病，也捨不得生病，因為生病意謂著我就不能打工賺錢。來這裡後，又是掉荷花池，又是被人追殺跳河，每次都得喝這些苦到極點的中藥。

蘭心將我房裡的火盆加了炭，也加了床棉被，大夫警告我絕不能再受寒，現在整個房間暖和得像初夏。蘭



心、蕙心和巧心睡在我房外的小房間，以備我隨時需要她們。王爺的暗衛不知藏在哪兒，我以前曾經悄悄地巡視了竹月閣一遍，沒看到不認識的人。王爺笑著說，如果暗衛能被我發現，還能稱為暗衛嗎？

藥湯裡有安眠的成分，我很快就睡著了，可是睡得極不安穩，下午那恐怖的画面不停地在夢中播放。突然我驚醒過來，並在床上坐了起來。

「小蘿，妳可終於醒啦？本王等了好一陣子了。」

循著這陌生的聲音，我轉頭看到一個年紀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年輕陰柔男子坐在桌旁，臉部輪廓和王爺有點像，只是沒有王爺的沉穩，而且浮現出玩世不恭的嘲弄眼神。既然這個陌生人已經進了我的屋，就算他是壞人，我也無處可逃。我鎮定下來之後，起身拿起床旁的毛披風，將自己包好後也在桌旁坐下。

「你是誰？怎麼會在我房裡？」蘭心她們就睡在我房外，怎麼會隨便讓一個男子進到我房間，可是我左右看看，沒有人也沒有聲音。

「別找了，妳的丫頭們都被我迷昏了。」那個男子笑笑，「本王聽麗心說妳清醒了，很多事也慢慢想起來了，怎麼？還是不記得本王是誰啊？」

「啊？是麗心告訴你我清醒了？她在哪兒？」難道他就是失蹤六年的向雨？

「妳喊麗心啊？」他轉頭朝門外，「麗心，王妃喊妳哪，怎麼還不到跟前伺候？」

麗心從門外走來，手上端了一個碗，「王妃，天氣仍冷，奴婢端了一碗熱湯讓您暖和身體。」

她將碗放在桌上，看到那個湯我差點跳起來，蓮子湯！

麗心走出去再拿兩碗湯進來放在桌上，其中一碗放在向雨桌前，另一碗看起來是她自己要喝。

「很熟悉這碗蓮子湯吧？」向雨笑得很邪佻，「本王沒想到妳中了西倉國的千年醉，竟然還會清醒過來。照理說，吃了這種迷藥應該終生都渾渾噩噩的才對啊！怎麼五年後妳就有清醒的跡象呢？害本王還得再動手一次、兩次。還好上次麗心告訴我們這個問題，這次我們已經改過配方了，保證終生不會清醒。」

「你為什麼要害我？」顯然向雨是這幾次謀殺我的主謀，可是他不是安蘿公主的未婚夫嗎？

「咦？妳忘啦？」向雨覺得好笑，「那晚鑼聲響起時妳應該好好待在屋裡，不應該來我柏楊院。」

我大概知道當時安蘿公主為什麼跑出去，「我擔心你。」

「擔心？」向雨冷笑一聲，「本來本王已經要帶公主逃走了，偏偏妳

闖進來，公主躲在衣櫥裡似乎已經被妳看到，等大哥的侍衛搜過來時我們就走不成了。還是我們麗心聰明，知道妳喜歡喝蓮子湯，趕快拿了一碗湯加上千年醉，我哄著妳喝了下去。公主從衣櫥走出來的時候，妳的神智已經開始不清了。」

「既然我已神智不清，後來你又為什麼要推我下水？」

向雨搖頭笑著說：「這就要怪麗心了。本王為西倉國回王府偷皇宮秘道圖，圖沒拿到，剛好看到麗心帶著妳在花園散步。我說啊，麗心就沒安好心，她想讓妳在大冷天逛花園時得風寒，早點生病早點超生。本王推妳一把，是想幫她這個忙，沒想到妳不但被救起來，甚至清醒了。」

向雨悲憫地看著我說：「小蘿，這也要怪妳自己，妳癡呆一輩子不是挺好的嗎？偏偏妳慢慢記起來了，萬一妳告訴大哥是本王放走西倉國公主，大哥一定不會讓我活。麗心告訴本王，說妳快清醒了，要動手就要快，所以才安排今天在酒樓出手，可是妳實在是命大，連這樣也殺不死妳。」

麗心諂媚地說：「小王爺，為了打聽他們今天在哪家酒樓用餐，奴婢可是在管事房窗下偷聽了兩天了。」

平常看起來眉清目秀的麗心，現在的臉則是滿面猙獰，我問麗心說：「麗心，我對妳不好嗎？妳為什麼想要我死？」

麗心冷冷一笑，「小王爺說，妳不死，我就不能去西倉國找他。」

「妳和他？」我指著小王爺，「妳想嫁給向雨？」

麗心臉一紅沒說話，向雨倒是哈哈大笑，「她想做妾，她小小年紀還沒及簪就上了本王的床，如果本王沒有答應納進她，她怎麼會幫忙？論姿色，她怎麼比得上公主？她唯一的用處也就是在床上讓本王舒爽罷了。」

「小王爺！」麗心眼眶含淚地站起來走到向雨前，「您怎麼這麼說奴婢？奴婢對您忠心耿耿，如果不是為了幫您完成大業，奴婢為什麼要委屈待在王府裡？」

向雨不屑地說：「如果不是妳要脅本王，說妳會向大哥告密，本王何必要帶妳走？為了帶妳回去，公主還和本王吵了一架。這次回西倉，妳要好好伺候公主，她的脾氣很大，動不動就用鞭子抽人。」

我看到麗心痛苦絕望的眼神，心中十分不忍，遂對向雨說：「麗心真心對你，你幹嘛這樣侮辱她？」

向雨又哈哈大笑，「小蘿，妳都死到臨頭了，還同情麗心？如果不是麗心，妳不會癡呆，現在也不會赴黃泉了。」

向雨剛說完話，門口傳來王爺的聲音：「親愛的小弟，你想讓誰赴黃泉？」

向雨看到王爺帶著侍衛進屋，突然拔劍刺進麗心的胸部，我看到帶血的劍尖從麗心的背後穿出。麗心不解地看著他，臉部湧上痛苦的表情。

「大哥，我回來了。」向雨沒有拔出劍直接走向王爺，「我看到麗心要殺小蘿，趕緊衝進來救她。」

麗心悽苦的臉龐向著我，身體搖搖欲墜，我看了不忍，伸手想幫她拔出劍來，她搖搖頭，忍著痛將桌上她端給我的蓮子湯和給向雨的對調，做完這件事後她倒地沒有聲息。有兩個侍衛走了過來，將麗心抬出我房間，大概是劍還留在麗心身上，地上的血跡不多，空氣中的血腥味也不重。

我被這大轉折的變化驚住，身體強烈地顫抖著。王爺看我不對勁，走過來摟著我，在我耳邊輕聲哄著。

向雨神情悲戚，好像他想念我很久了，而且照他所說他剛剛還救了我。他走到我面前，突然握住我的手，我的身體抖得更厲害了。

王爺不高興地說：「向雨，放手，她是你嫂子。」

「可是，大哥，小蘿本是我未婚妻。」

王爺有點耍無賴地說：「你失蹤這麼久，小蘿又病了，我怎麼忍心讓她孤獨地待在尚書府？既然她是我明媒正娶的側王妃，她就是你嫂子。」

我看著王爺，顫抖地說：「向雨他想殺我。」

「小蘿，妳病了，」向雨仍是悲傷的表情，「睡前還吃了藥，神智不清楚，我是向雨，我怎麼會殺妳呢？大哥，西倉國來救公主那晚，我被歹人擄走，他們將我關在山裡，除了送飯的老頭，我一個人也沒見到。」

向雨紅著眼眶說：「我知道對不起小蘿，可是我也是不得已啊！那天晚上，鑼聲響時，我想趕往囚禁公主的牢房幫忙看著，沒想到被人在腦後打了一棍，等我醒來時，已在山上的監牢裡了。」向雨的撒謊有如行雲流水，出口成章。

這時我已經靜下來不再抖了，聽到他的話，忍不住說：「歹人對你真好，在山裡過了好幾年，你的氣色挺好的。」我看向王爺，又加了一句：「好像還胖了一點兒，大哥，你說是不是？」

「小蘿，妳、妳是什麼意思？妳是說我騙人？」向雨氣急敗壞地說。

這時王爺摟著我離開向雨幾步，輕聲地說：「我知道他在撒謊，可是他

帶進了很多西倉國刺客，現在藏在臥松湖畔，我們的人還沒佈署好。先聽他說，等時機到了我們就逮他。」

我點點頭轉身繼續問：「所以，你是在囚禁公主的地方被打昏的？」

向雨沒想到我會很平靜地問話，他遲疑地回答：「是啊！」

我笑著說：「為什麼那天的守衛都是被迷昏的，你卻是被棍子打昏？還有，如果打你的是西倉國的刺客，為什麼他們只是擄走你還供你吃喝而不是要脅我們贖你？」

向雨愣住還沒開口，王爺說道：「向雨，這幾年你不在，小蘿出了兩次意外，第一次就是你失蹤那晚，不知發生了什麼事，她癡呆了五年；第二次差點淹死，還好救了回來。你失蹤了快六年，不能怪小蘿氣你。」

「妳，小蘿，妳到底是懷疑什麼？我好不容易趁送飯的人不注意，殺了他才逃出來，妳不但不心疼我，還懷疑我？」向雨的聲音越來越大。

向雨看著王爺，繼續訴苦：「大哥，小蘿癡呆和我沒關係，我被人打昏擄走，發生了什麼事我哪會知道？至於第二次她掉到荷花池裡，那時我還被關在山上，這也不能算我的錯啊！」

王爺笑著說：「向雨，我只說小蘿差點淹死，沒說她是在哪兒差點淹死，你怎麼知道她是掉到荷花池？」

向雨強辯：「剛剛我聽到麗心說的，是麗心推小蘿下荷花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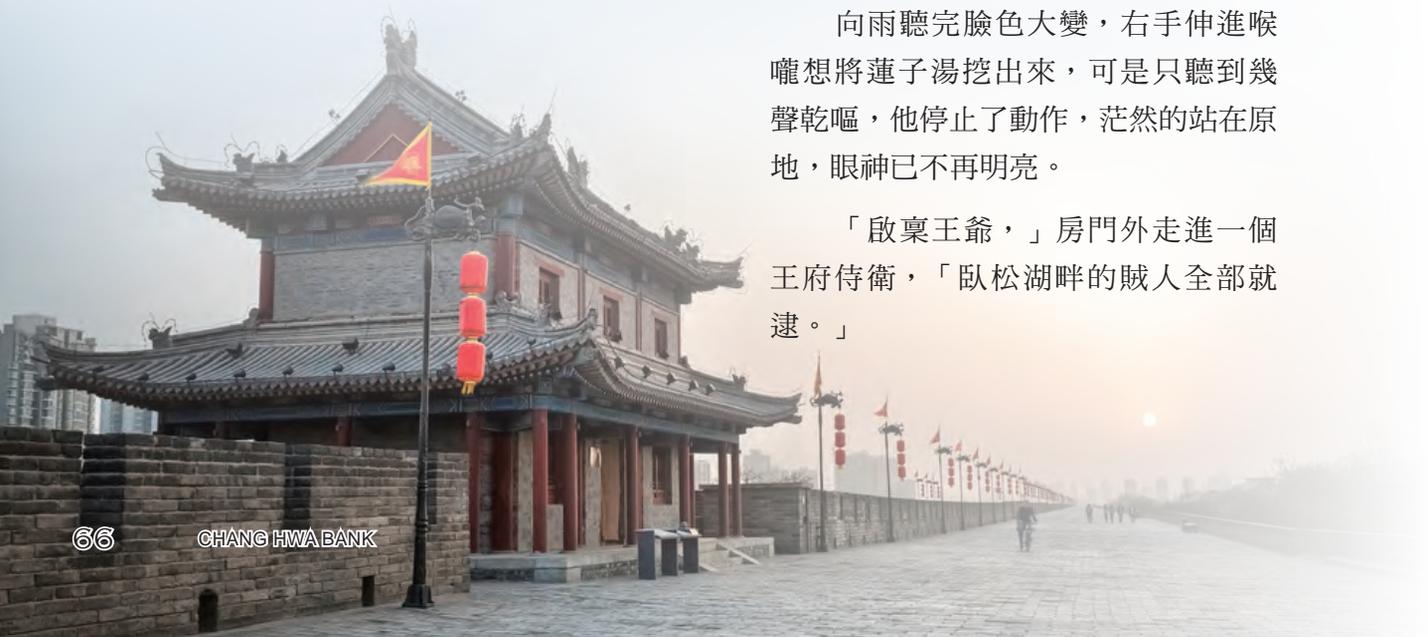
為了掩飾他的心虛慌張，向雨轉了話題：「我知道小蘿愛喝蓮子湯，你們看，我還帶了蓮子湯來看小蘿。來，大哥、小蘿，正好三碗，我們一人一碗。」

向雨來到桌前，拿起他前面那碗本來要給我喝但被麗心調換的蓮子湯，很快地喝了一口，「還熱的，小蘿，妳喝呀！」

我搖搖頭，等他多喝了幾口那碗蓮子湯，我才憐憫地說：「麗心死以前，已將你那碗和我的對調了。」

向雨聽完臉色大變，右手伸進喉嚨想將蓮子湯挖出來，可是只聽到幾聲乾嘔，他停止了動作，茫然的站在原地，眼神已不再明亮。

「啟稟王爺，」房門外走進一個王府侍衛，「臥松湖畔的賊人全部就逮。」



十五、雨過天青

王爺指揮侍衛和家丁們，很快地清理好我的臥房，那三個被迷昏的丫頭也都醒了，現在都圍在我身邊。

王爺說：「小蘿，現在是丑時，離天亮還有將近三個時辰，我把向雨帶走，再留下兩個侍衛給妳，妳可以放心睡了。」

王爺離開之後，那三個丫頭跪倒求我原諒，我拉起她們，安慰說：「這不是妳們的錯，幸好王爺的暗衛機警，沒有先衝進來救我們而是報告王爺，才會將西倉國的刺客全部逮住。」

其實我自己還在害怕，所以要求三個丫頭全都留在我房間睡，她們也嘻嘻哈哈地答應了。

翌日我一直睡到接近中午才起床，問起王爺，蘭心說一大早就去皇宮向皇上報告昨晚的事了。皇上還派羽林軍來王府，將西倉國的刺客全部送到皇宮天牢。至於怎麼處置向雨，因為王爺還在宮裡，所以不知道皇上的決定。

「啟稟王妃，」蕙心帶著大王妃的丫頭走進來，「梅苞請您走一趟寒梅閣，大王妃有請。」

我轉身看梅苞，「今天大王妃的身體有好一點嗎？」

梅苞沒說話，但是眼淚直流。我嘆了一口氣，請蘭心和蕙心儘快梳妝完妥後，我立刻趕往寒梅閣。

晴姐的臉色黯淡無光，嘴唇更蒼白了，我坐到她床邊，緊握住她冰冷的手，強忍著不掉淚。

「小蘿，」晴姐的聲音微弱，「昨天晴姐拜託妳的事，妳考慮的怎麼樣？」

我哽咽地說：「晴姐，妳放心，我一定會將世子視作自己的孩子，我會讓他平安長大，將來繼承王爺的爵位。」

晴姐放心一笑，「除了世子，還要幫我照顧王爺。」

當年晴姐嫁進來時，王爺只有五歲，說起來他們三兄弟都是晴姐帶大的，對他們而言，晴姐亦母亦姐。我想老王妃也是愛自己孩子的，可是當年她的心思都在除掉姨娘的威脅，王爺三兄弟對晴姐比對他們的母親還親。

我點點頭，「我答應妳。」

晴姐滿意地對我笑笑又睡著了，沒想到這是我和晴姐最後的談話了。

當晚王爺很晚才回府，並將昨晚整件事的經過及皇上的旨意簡述了一遍。向雨在王府失手被逮的消息已傳出去，西倉國公主就在被逮的刺客中，因為她的身分，所以沒有將她下在天牢，反而對她極為禮遇，因為皇后認為國與國之間以和為貴。皇上已派使節快馬趕往西倉國，表示願意送還公主，就看西倉國誠意了。

「向雨怎麼辦？」一個癡呆的駙馬，能做什麼？可是王爺的回答令我意外。

「公主想帶回西倉國。」

我不贊成，「可是他是我們王府的人呀！就算只是癡癡呆呆地過一輩子，也應該留在我們王府啊！」

「妳覺得他應該留下來？即使他誰也不認識？」王爺的臉色有點黯然。

我點點頭，不明白王爺為什麼不高興。不過當夜我輾轉反側睡不著時，想到晴姐的話，再對照王爺的不悅，我想王爺應該是誤會了。

王爺以為我想留下向雨，是因為他曾經是我未婚夫，也許我想再續和向雨的緣分；他沒想到如果向雨是正常人，我反而怕王爺念在兄友弟恭的祖訓，將我「讓」給向雨。仔細想想，王爺和我應該彼此都想和對方共度一生吧？

一夫多妻又怎樣？這是天朝啊！說實話，我寧願當王爺的小老婆，也不願嫁給向雨當正妻。晴姐是真正的王妃，我從不把她當情敵看，大概是我已經被這個多妻制的思想同化了吧？我又想到，如果前世的法律也容許一個男人有兩個妻子，何宥彥會不會就放我一馬？唉！真是想太多了！

翌日早晨我還在吃早點，巧心走進來說：「啟稟王妃，我查到了，王爺獨自坐在臥松湖上的臥松亭內，據說他在想事情，讓侍衛站得遠遠的。」

「蘭心，我要去臥松湖，妳和巧心送我到那裡後就回來，我剛剛交代妳的事，妳想辦法完成。」說完我立刻站了起來。

蕙心攔下我，「王妃，您還沒梳頭！」

我笑了笑，「王爺不會介意。」穿了毛披風我就拖著長及膝蓋的頭髮走出去了。

走到湖畔曲橋前，遠遠看到王爺面向湖心，一動也不動。他的侍衛輕輕地說：「參見王妃。今天王爺心情似乎不太好。」

「沒關係！我是開心果，讓我來為他解憂。」侍衛聽到我的話，忍著笑退後了一步。

我走上曲橋，快靠近臥松亭時，王爺已經聽到腳步聲回過頭來，看到我披頭散髮，他快步走過來，握著我雙



手，急問道：「小蘿，發生什麼事了？」

我抽出手，環上他的脖子，輕聲說：「我要和你在一起。」說完，我踮著腳在他唇上啄了一下。

「和我在一起？」

我將王爺推回臥松亭座椅上，側坐在他腿上雙手環抱著他，「大哥，不要把我送給別人，我想和你共度一生。」

「妳想和我共度一生？」

我點點頭，「你已經娶了我，我就是你的人了。」

「妳是我的人？」

我拍拍王爺的胸膛，「你為什麼一直學我說話？」

王爺愣住了，突然摟著我大笑，「喔，小蘿。」

聰明的王爺，在遇到感情的事時，智商降到平均值以下了。

「你為什麼坐在這裡煩惱？」

王爺嘆了一口氣，「我捨不得向雨獨自在西倉國，可是皇上認為如果我硬留下他，我們兩國締結和平的約定也許就會起波瀾，我不知該怎麼回覆皇上。至於另外一個煩惱，妳已經幫我解決了。」

我知道王爺指的是我和他成為真正夫妻的事，心中一甜蜜，我捧著王爺的臉，主動吻上了他的唇。一直到兩個

人似乎肺中都沒有氧氣時，我們才依依不捨地分開。

「小蘿，我真高興妳來到這個時代，我從來不曾感到如此幸福過。」

我調皮地說：「在我們那個時代，我們會說『小蘿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王爺聽了又是一陣大笑，「我的心情好多了。」

將心中話說出來，我也覺得心情好多了。

「大哥，我的臥房『飛白居』是什麼意思？」

王爺想了一想，「當時看到妳對所有人和事都是茫茫然，我想人生有些空白也好，所以我取名『飛白居』。怎麼了嗎？」

我聽了忍不住大笑，「我還以為『飛白居』是指天上飛來一個白癡呢！」

王爺笑得更開懷，故意打趣我：「挺符合現在的妳，不是嗎？」

我們笑鬧了一陣，王爺又提起這次的事件，「小蘿，其實我一直懷疑向雨投靠了西倉國。他失蹤那天晚上，柏楊院沒有打鬥痕跡，關公主的那間房裡整整齐齊的，而且房門是用鑰匙打開的。西倉國的公主很美麗，我們首次代替皇上審問她時，晴姐就覺得她和向雨眉來眼去。」

王爺將我的披風兜攏，再用雙手抱緊我，「妳跌落荷花池那天晚上，我的侍衛之一似乎看到他，我也懷疑那晚是他推妳下水。」

我轉述向雨對我說的話：「那天晚上鑼聲響起時，我在柏楊院看到公主，向雨打算帶公主逃出去。向雨怕我說出所見，讓麗心端了一碗加了千年醉的蓮子湯給我喝，所以我才會癡呆。掉到荷花池的事件則是他們兩人共同的傑作。」

「小蘿，妳怎麼知道向雨喝了那碗有千年醉的蓮子湯？」

我笑了笑，「本來那碗蓮子湯是向雨要逼我喝的，向雨為了自保刺殺麗心，她在心痛絕望之餘，背對著你們將兩碗蓮子湯對調時，只有我看到。大哥，你不會怪我當時沒有阻止他喝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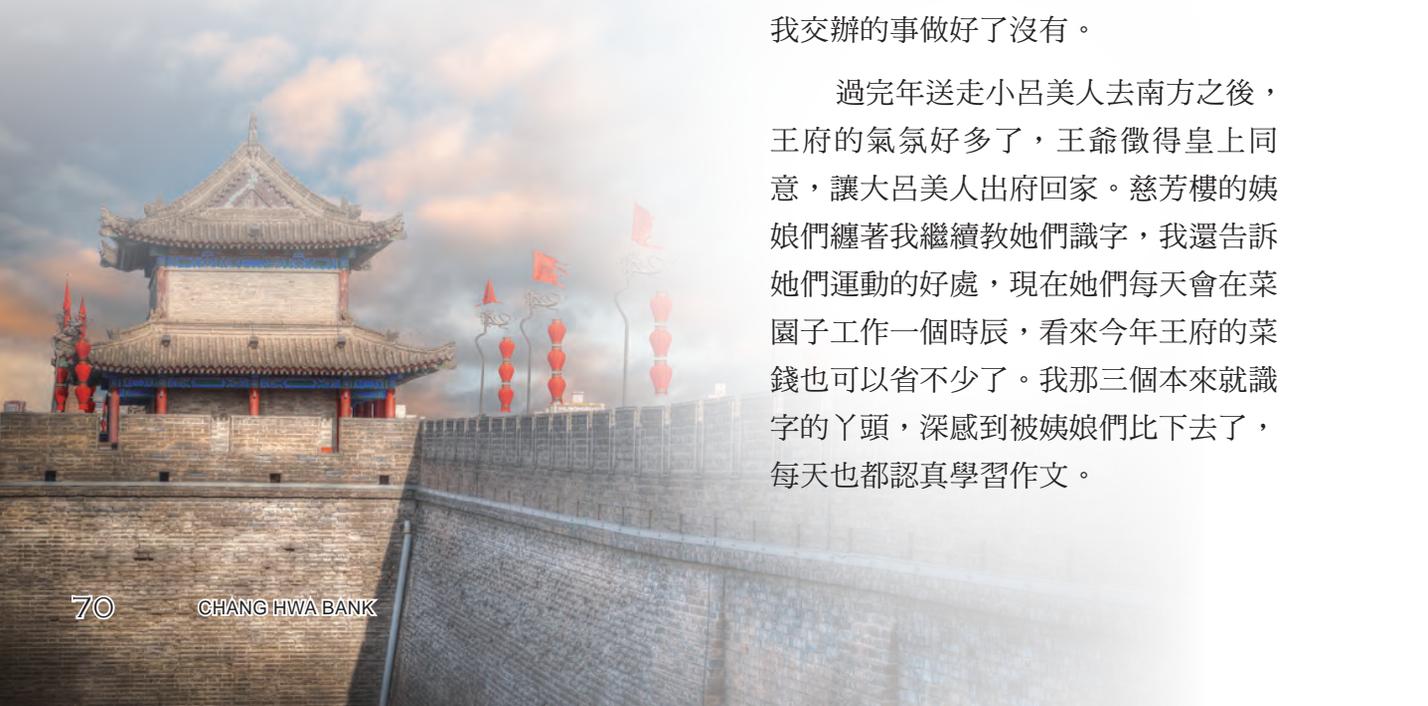
王爺搖搖頭，「其實這樣的結局比較好，如果他沒癡呆，叛國這個罪名也是會被砍頭的，甚至禍延我們整個王府。」

「皇后說天朝不再會有誅九族的判例了。」想到聰明的茸茸我就高興，「她勸皇上將罪犯的家庭送到西北方去墾荒，既可獲得仁慈的好名聲，而且開墾出來的成果還可以增強國力。」

王爺笑著說：「妳的朋友和妳一樣聰明。」

談了一個多時辰，王爺決定去宮裡回覆皇上，我則去找我的丫頭們，看我交辦的事做好了沒有。

過完年送走小呂美人去南方之後，王府的氣氛好多了，王爺徵得皇上同意，讓大呂美人出府回家。慈芳樓的姨娘們纏著我繼續教她們識字，我還告訴她們運動的好處，現在她們每天會在菜園子工作一個時辰，看來今年王府的菜錢也可以省不少了。我那三個本來就識字的丫頭，深感到被姨娘們比下去了，每天也都認真學習作文。



我曾經答應老王妃幫她制止老王爺兔子亂吃草，方法很簡單。我每個星期假造一封情書寄給老王妃，寫些曖昧仰慕的字句，並故意留個含糊的北方住址，讓住在南方的老王爺心生忌妒卻又無計可施。現在我那些丫頭們都可以寫作文了，我就讓她們發揮想像力寫信，務必要讓老王爺疑神疑鬼忌妒得發瘋。當然我可以親自寫，可是我那難看的毛筆字還是不要丟人現眼了。

「蘭心？我回來了，我要妳們做的事處理好了嗎？」

幾個丫頭搶著拿給我看她們寫的「情書」，我們幾個人笑成一團，我幫她們改掉一些不通順的句子和錯別字後，讓她們重謄一張，每隔幾天寄一張給老王妃。幾個月後，老王妃託人告訴我，此舉功效頗大，如今老王爺時時守著老王妃，再也不尋芳問柳了。

十六、鳳凰于飛

在我向王爺表白的第二天，晴姐在睡夢中辭世，王府循禮為晴姐辦了極尊榮的喪禮。雖然我和王爺之間尚無夫妻之實，但表面上我還是側王妃，所以很多細節的規劃都是我負責。等家事告一段落，我的重擔稍卸之時，皇后，也就是我前世的好朋友茸茸邀我進宮談心。

「松蘿，妳真能幹，將王妃的喪禮辦得如此妥當。」茸茸一邊吃著葡萄一邊說。

我則吃著哈密瓜，「有很多人幫我啊！我只是出張嘴罷了！」

茸茸不以為然，「我才是出嘴的人呢！我幫雲公子出主意，他負責執行。我第一次來這裡時，幫他規劃如何和北蕭國打仗，等真正要打仗那天，我嚇得躲在被窩裡，連站在城牆頭看都不敢。」茸茸一直稱皇上為雲公子。

我笑著說：「其實管理王府和管理孤兒院差不多，該嚴厲時嚴厲，該安撫時安撫，這個規則適用姨娘到奴婢。」

我從桌上也拿了一串葡萄，邊吃邊問茸茸：「妳上次說妳哥哥也來了，他也住在皇宮嗎？」

茸茸回答我說：「他回去又剛回來了，這次不太順利，身體受了點損害；不過，他幫妳查到了一件事。」

「怎麼語無倫次的？請妳說清楚好嗎？」茸茸常有這種跳躍式的話語。



茸茸吞了口中的葡萄後說：「我老爸要帶瑪蘭回 1500 年後的家鄉，我老哥特地回去一趟和他話別，可是老哥回天朝途中時光機出了點問題，他現在躺在太醫院治療。不過，松蘿，他幫妳去查何宥彥的現況了。」

何宥彥？說實話我都快忘記這個人了。

茸茸繼續說：「警方在河中找到了妳的屍體，先是懷疑情殺，可是戴董事長作證說何宥彥整天都和她在一起，警方本想以失足結案；可是妳手上的金戒指戳破了他的謊言。警方根據妳口袋裡裝戒指的紅盒子找到銀樓，老闆娘說當天你們是兩人一起去選購的。後來警方進一步檢驗的結果，雖然妳身上沒有致命的外傷，可是胃中有不少安眠藥。我哥回來前打聽過，警方將以預謀殺人罪起訴他。」

雖然剛到天朝時，我滿腦子都是如何報復何宥彥，可是如今的我幸福滿溢，他的死活又關我何事呢？

茸茸看我好像事不關己的樣子，也沒興致再談何宥彥了，換成一臉好奇地問我：「松蘿，妳和王爺結婚這麼久，怎麼沒有生孩子？」

我將當年向雨失蹤後，王爺為照顧安蘿公主而假結婚的事告訴茸茸，她不可置信地說：「啊？什麼意思？妳是說妳們還沒有做愛做的事？」

「欸、欸，妳說話不要那麼直白好不好？」我忍不住翻白眼，「晴姐說其實我們連婚禮儀式都省略了，就直接將人從尚書府抬到王府裡，因為那時安蘿公主的情況根本不能做什麼。我清醒之後，晴姐曾提到要補辦儀式什麼的，可是王爺怕向雨突然回來了要人，一直沒辦，聽說王爺可是隨時等著把我還給向雨。」

「太可惡了！」茸茸跳了起來，「怎麼可以這樣？」

我把她拉回座位，「別激動！那是以前的松蘿，我來了之後，他發覺他說什麼也不能把我讓給向雨，還託晴姐勸我接受他。所以啊！妳放心，他現在永遠是我的了。」

我無奈地笑著說：「在前世我還沒當新娘就被謀害了，這一世卻是已經嫁作人婦，想來我的前世今生都和婚禮無緣。」

「呃，松蘿，妳先回府吧，我想起有件急事要做。」

「啊？」我很驚訝，茸茸竟然要趕我走，「看妳不懷好意的樣子，妳想幹嘛？」

茸茸不理睬我，幫我把她要送我的禮物塞到蘭心的手上，接著送我到鳳儀宮門口，「過幾天妳就知道了。」

過幾天王爺從宮裡回來我才知道茸茸做了什麼。

「皇兄下旨給尚書府和我們王府，要我到尚書府再次迎娶妳，兩家該有的嫁妝和聘禮不能少，所有的儀式也不能減省。妳知道這是怎麼回事？」

我能說什麼呢？這是我朋友的一番心意，滿足了我對婚禮的期盼。

王爺又說：「皇兄還說這次我必須以王妃之禮迎娶妳，他真是管太多了，妳本來就是我唯一的妻子啊！」

我以一個深情的吻阻止了王爺的喋喋不休。

雖然籌備婚禮的時間花了七、八個月，可是終於在當年臘月初一我又重新嫁入王府。從天不亮就起床準備，到現在晚間戌時，我是又餓又累，可是心中滿溢著幸福。

王爺在微醺中進喜房來，將屋裡的嬪嬪、婢女、喜娘等全都請出房外，鎖上門後以秤桿挑起了我的蓋頭，輕聲對我說：「小蘿，妳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我修了八輩子才娶到妳。」

這麼甜蜜的話讓人心裡冒愛心，沒想到王爺接著說：「今晚是洞房花燭夜，讓我們喝碗蓮子湯吧！」

～完～

